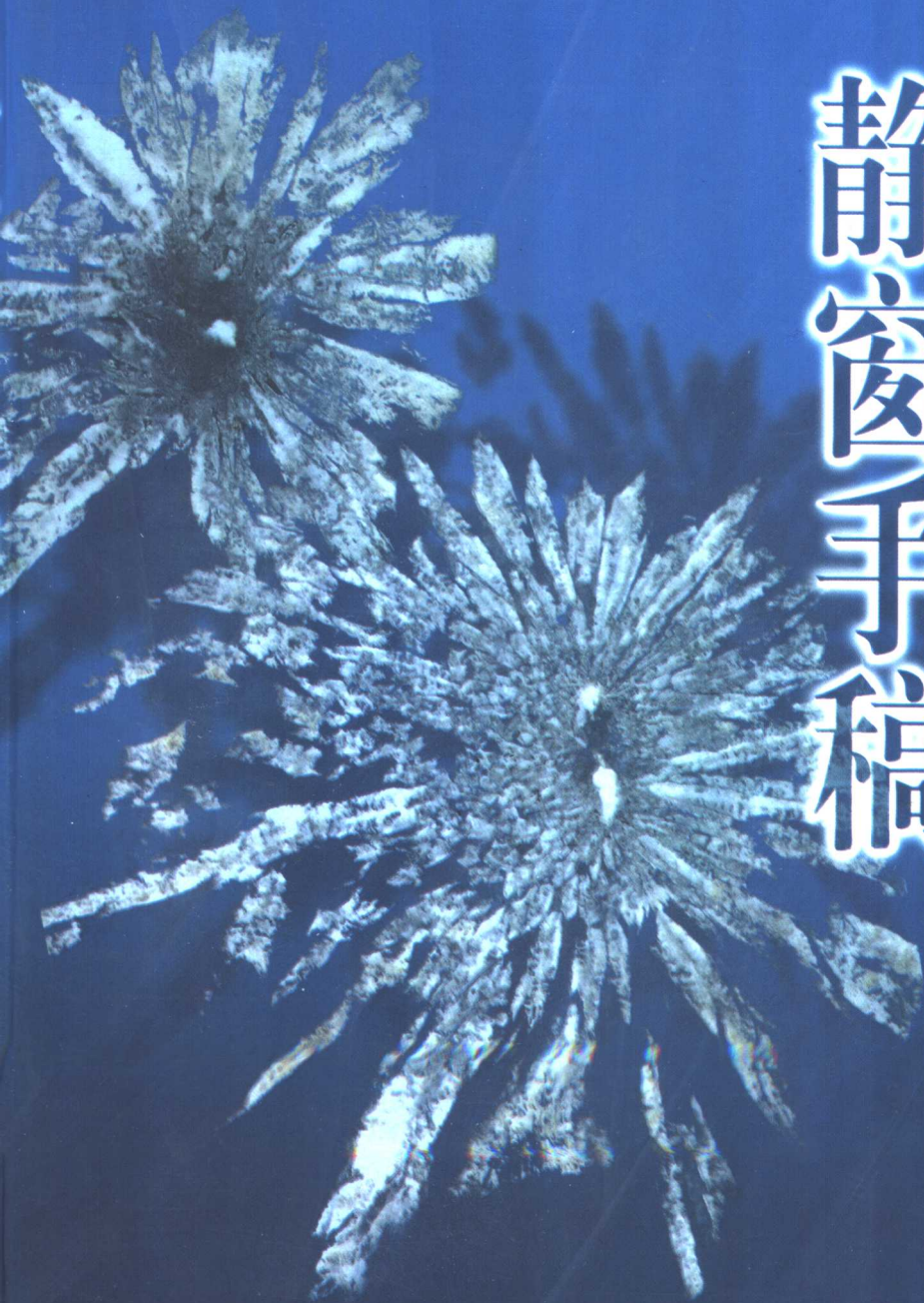


常 罡 著

静窗手稿



静窗手稿

常 罡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窗手稿/常罡著. —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1

ISBN 7-80040-348-3

I. 静… II. 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19.50 元(膜)

1406664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明·张岱

1

古人真是聪慧绝顶！一年四时的天气像化雾腾蛇一般变幻无穷，却休想跳出二十四节气表这把伸缩张捕的卡尺。不早不晚，在立秋那几天的一个清晨，天空会退向高远无极的苍穹，蔚蓝如洗。焐在身上密不透汗的塑料雨衣似的溽暑豁然间被甩掉，热淋淋的身体袒露在飒爽的秋风中。

听进城卖菜的农民说，三伏天浑浊的井水也在立秋这天沉淀澄清。此后虽说还会有反扑回来的秋老虎，但炎毒到底气数已尽，热也是汗不粘身了。

经过九月的几场透雨，便是瓜果飘香、风清月明的金秋——北京城最富有人情味儿、人的心情最为恬适的季节。

苑英骑在一辆荷兰造、高把、俗语谓之“端尿盆”的老式女车上慢慢朝前蹬。这辆车，他父亲苑教授骑了四十多年。几年前他和老伴一起到美国加州大女儿那儿去定居了，便传给了小儿子。从鑿打在前杈铜端头上的1938年出厂日期算来，苑家这位老伙伴比三十六岁的苑英还大十九岁。

近两年时兴的赛车跑车山地车之类，象征着现代人混乱乖张、无所适从而又自以为是的思路：双臂下伸，却要奋力昂头；奋力昂头，却要腰椎下塌；腰椎下塌，却要臀部上拱；而臀部上拱，却又要两腿下蹬。端坐在老荷兰上，则头颈放松，双臂自然松弛，全身处于最舒适的状态。尤其今天这样的秋日出游，可以一边骑一边东瞧瞧西看看，怡然自得。

星期五上午本来是文艺研究院例行的政治学习日。平常在家

里做学问的研究人员们都要赶来参加，不得无故缺席。苑英属于艺术理论研究室。今天讨论的内容是一份有关职称评定条例的文件。于是苑英请了事假。

他是这样盘算这笔人生账的：就算能活八十岁。去掉十六岁以前欢乐无知的金色时光，再去掉七十六岁以后苟延残喘的暮年，花繁枝满的生命盛景不过六十年，共计两万一千九百天。自己已经用掉了七千三百天，即三分之一。还剩一万四千六百天。为讨论一份已经由上级决定了的、因而已经是不容讨论的文件，又要花费掉半天生命——一个人永不复返的半天生命，深想下去，令人毛骨悚然。

这种事情，属于问不出个所以然的那一类事情。东方朔《诫子诗》中说“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於道相从。”愤世嫉俗的名士气质既无补于事、又显得风度欠佳。但要时刻想到那个充满哲学意味、能回答一切但却活着活着就容易忘掉的简单事实：人生有涯。正因为有涯，每一分钟才应当用得在意，过得津津有味。

一个无害于他人有益于自己的小谎，赢得了半天意趣盎然的生命，苑英心里挺高兴。

他顺着长安街和相对来说僻静一些的府右街、北海、故宫拐向后海。是去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旧邸呢还是去静心斋，他还没拿定主意。

蓝天上抹着淡淡几丝白云。秋阳从双眼不敢直视的右上方撒下灿烂的金光。大街两旁的建筑经过秋天的归整杀青，似乎肃敛了一些，轮廓更加清晰。靠右侧的高墙和楼房在地面上投下有透明冰凉的风均匀流动的巨大阴影。

路边的树木多是躯干黝黑、下半截刷了白石灰的国槐，叶子黄绿相间。略显稀落的枝叶间透出天和云的碎块儿，斑斑点点的阳光像明朗的欢笑，在树下行人的身上跳跃。

国庆节前摆放在大街上的花坛和一盆盆鲜花已经凋萎了。苑

英注意到，路上行走的女人们沐浴在秋光中的手臂和双腿，显出热胀腴萎的夏天所没有的结实好看的线条。

本来可以在景山西街把口向左拐，但是苑英一直骑到景山东街。他把车搬上马路沿儿，推过一人多高的黄刺梅丛，沿着还是明代修的护城河矮墙缓缓向前骑。到了以前踏寻出的最佳观赏点，他支好车，走动了几步，手搭凉篷向河对岸眺望。

黄绿蓝琉璃、古树的苍翠和宫墙红，是皇城千古不朽的元配色。无论春夏秋冬白昼黑夜，什么时候看，都美得使人心颤。细细品味起来，各处古建筑间又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冬日的傍晚，暮色苍茫飞鸟盘旋中的正阳门，那雄视天下的王气最是逼人；孔雀烧蓝的天坛祈年殿宜于独自一人在天色晦冥中仰视；而故宫护城河一带的景色在秋天晴朗的上午最为壮丽。神武门城楼的正脊、琉璃蚩吻、飞檐斗拱和城堞方齿，在万里晴空上切割出一条优美的、向前延伸的、又时时被垂柳和墨松掩遮住的天空线。线的左右尽头，各起一座玲珑剔透、面面生姿的角楼，尖端宝顶和通体披挂的黄琉璃瓦上都闪烁着阳光融化滴沥的金水，给视觉以最后的、跃达顶点的享受。

苑英从来没有贴近观看过角楼。但是他相信，正如他曾经忍不住亲手摩挲过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一样，角楼的每一扇朱漆门和花棱窗、每一处鎏金铜饰件上的鏤花纹、每一处描金彩绘，肯定是灿然悦目的。

远观效果的精美正是由一点一滴远观看不到的精美细部汇成的。

天空、殿宇楼阁、城墙和秋林都倒映在护城河水面上，秋风刮过便晃动起来。也许是落入水中的树叶浸染的缘故，秋天的河水是碧绿的。河对岸林荫下的水面绿得尤其深郁。对着水中倒影定睛凝视一会儿，人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河水仿佛变成了透明的老绿深褐色；露出水位之上的大块条石砌成的河壁，不过是水下同样一

面布满苔藓的石壁的上延；树木则像在幽深不可测的水中亭亭静立的、腐败的、草黄墨绿的高大藻类。

隔着宽阔的水面，能听到对岸城墙根下的树林中有人在唱京剧。间或传来一只小号不成调的声音。

景山东街和景山西街在景山公园后门外相聚并合成地安门大街——呈“丫”字形，遥遥通向鼓楼和耸入白云端的钟楼。苑英想像《西游记》中的南天门大概就是这样的气势。

在“丫”字三划交汇处的景山公园后墙，并不那么引人留意。可是在夏季傍晚的阴雨天，这一带行人稀少，偶而有一辆小卧车溅起白花花的雨水飞快驶过。雨声淅淅沥沥，景色幽暗。宫墙外的树木漫空笼翠，使雨水淋湿了的红墙更显得昏晦。墙内有一座年久失修的殿阁，默不作声地矗立在雨中，从墙外只能看到朽败的回廊栏杆和长满野草的殿脊飞檐——仿佛山中古刹的一隅，使苑英心中愉悦的凄凉愁绪几乎要盈漾出来。

现在，这儿当然呈现出一派秋天的景象。

苑家最早是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大佛寺街。小时候，苑英经常来故宫附近玩耍。景山公园外的灌木草丛间飞舞着微呈淡绿的白粉蝶和镶着黑边的黄蝴蝶，落在枝条或草尖儿上似朵朵颤抖的小花。捏捉住蝴蝶，指肚上便沾了一层金属光泽的粉腻。

另一桩娱乐，是在钓鱼杆细头上抹点儿胶或面筋，把护城河边树荫中歇息的蜻蜓一只只粘下来，夹在指缝间。回来后跑到爸爸高大阴凉的书房里一甩手，它们就展开透明的双翼，飞到迎着光亮的纱窗上——让它们吃蚊子。

第一次下水游泳也是在这一带的什刹海：一个大孩子把他慢慢牵到水没过头顶的地方，便猛地撒开了手……

十三岁以后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受姐姐小葳学拉小提琴的影响，他也决心学一件西洋乐器。他选中长笛，主要是因为长笛周身银灿灿的大小按键是那么精致复杂，简直是一支缠满了花饰

的银杖。手擎着这样一支银笛，坐在满台的乐队中深沉的演奏，会引来台下女孩子们的爱慕吧？他差不多天天清晨到刚才传来京剧流水板的那片树林中练习长笛，把一面小镜子挂在松树的断杈上以观察口型。

童年少年时的他，并没有充分体会到皇城一带景色的优美。如今，沥青和钢筋水泥的城市正以突击队的速度向四外延伸，毫无灵性、蛮横而又势不可挡。相形之下，莫说是宫殿林苑，就是宫墙以外的街道和古旧民居，由于坐落在古槐老柳的掩映之中，由于还有影壁啦、砖雕啦、垂花门啦等等往昔富丽雍容的残痕，由于尚未受到农贸市场的嘈杂和小贩嘴脸的污染，也差不多称得上是风景区了。

随处可见的现代文明好似一群穿着花哨的青年男女在戏弄一位德高望重、反应迟缓的老人。古城早已只剩下残片断瓦，不会久存于世了。因此苑英在踏访古迹的时候，无可奈何的惋叹中常常掺杂着一种多看一眼是一眼的可爱的小心眼儿。

其实，只要让古建筑处于各类摊点、广告招贴、泔水桶、遍地塑料袋快餐盒、攻城的云梯和进逼的战车似的高楼和满街的汽车的包围中，使欣赏的目光因为稍不留神就会撞上什么倒胃败兴的物象而不敢纵情饱览的话，那么即便再没有人胆敢去拆去破坏，古城不也算是被毁了吗！

《六韬》中说过：“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与往常一样，地安门大街上人往车来。大概都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吧，苑英心想。幸运的人才能有闲情逸趣。

这说明他衣食不愁，能享受舒缓的生活，说明他心灵中还有汨汨清泉和悠悠绿韵，还没有变成一方枯燥的水泥地面。

倾斜的身影和车影拖曳在马路上。苑英感到孑然一身。他常常如此，哪怕是置身于喧闹的人海之中。这种甜蜜而略带伤感、在静寂中自得其乐的孤独，像一杯加了冰糖屑和冰块儿的苦红茶。

静心斋的正门在北海公园里，后门斜对着什刹海。在明代，这里是普通官房。清乾隆二十四年扩建“西天梵境”时修成皇家小园林。乾隆皇帝闲暇时常来这里读书，因此又叫“乾隆小书房”。解放以后成了中央文史馆所在地。幸亏是由研究文史的老先生们来占用，静心斋才得以大体上保存完好。前朝的遗老遗少或知名的文人学者至少是温文儒雅的。

由于静心斋的名气不那么大，作为景点开放之后游人便不很多。这正合苑英的心意。在乌压压的人流无处不在的都市中，静，最难寻找。

他买了门票，沿着拼出花样的石子小路步入园中。

拐进角门，便是静心斋后园。

右边叠砌的山石上是临水而立的罨画轩。角门正对的那条阴暗的长廊，沿着水边，依地势高低蜿蜒通向与罨画轩隔水相对的焙茶坞。有一弧白石小桥连接两岸。苑英走到长廊低凹处，从这儿可以遍览后园中的景色。

黄绿叶斑驳的秋意迎面而来。

记得上次来静心斋是在七月份一个闷雷不雨的阴天。没有一丝风。亭榭山石间树木花草密密簇簇的叶瓣，在雨前愈来愈暗的天色中显得分外鲜明。

覆盖了池塘一隅的莲荷也与晴天不同。白荷花，脂粉一般白，在深郁浓绿的荷叶的衬托下，白得几乎有些妖冶的鬼气。仿佛有浓烈熏人的馨香从白荷花中幽幽袭来。凝神去闻一闻，又杳然无踪了。

夏去秋来，眼下满园已是疏落清朗的韵致了。

“来转转呀？”焙茶坞里卖茶水点心的女服务员笑着冲苑英打招呼。他们是那种能闲聊但又不会想到去问对方的姓名住址的半

熟脸。

苑英向她点头微笑着，顺着长廊走上去。女服务员扬起手臂去倚门框。白短袖衫袖筒的阴影内，勒进皮肤的乳罩花边和黑茸茸的腋窝一晃而过。她是位白白净净的年轻妇女。相貌平平，走在人群里很不起眼。然而就在这一刹那，苑英觉得她有女人的风韵，远比那些冷冰冰的、目光冷厉、缺少活人味道的模特大美人们要迷人得多。

生活中常有这种转瞬即逝的漫不经心的美，足以当做意淫玩味的素材。

“喝杯茶吧？”

“行啊，”苑英跨进门槛。

所谓焙茶坞，不过是一楹小室。朱漆暗旧的格棂窗，梁栋也未施彩绘。东边靠墙摆着一对据说是从北海那边搬过来的紫檀亮格柜，从柜门上五爪矫龙吞吐云海的浮雕来看，无疑是清代大内旧物。摆在品茗观景的地方略觉凶了一些，然而并不惹人反感。倒是用来招待茶客的那几张塑料贴面折叠桌和电镀腿折叠椅有悖焙茶坞这古雅的名字，轻浮廉价，站在那儿显得挺不识相。

西墙上新挂出一副对子，是康熙墨迹的复制品，恰好抒写的是秋景：

岩泉澄碧生秋色，
林树萧森带曙霞。

苑英驻足观赏。现在那些刻意追求新异的书家或许看不上这种碑匾上常见的四平八稳的“皇帝字”。他却以为很有其可观之处。

康熙的楷书，端凝蕴藉宽舒。静读之后，心境沉穆湛然。感觉得出，清初这位了不起的皇帝一定与“暑月不挥扇，冬月不御炉”的

宋仁宗一样“体备中和之气”。作为治国者，这是至宝至贵的品性。激情澎湃、下笔蛇舞龙飞的一国之主如同好冲动的汽车司机，危险，容易胡来。

苑英家藏有十几件康熙朝的艺术品：书画、瓷器、家具和小件器物。从一组同代艺术品中可以感悟到艺术风格上的“朝代气象”。苑英喜欢由此推而广之，猜度当时社会生活的“朝代气象”。什么样的世道就出什么样的艺术品嘛！康熙治下的中国，就像晕染浓淡的康熙青花瓷器，令人神往。

苑英在折叠桌旁坐下来。新沏的一杯绿茶飘散出苦香的水气。吸进一口，舌腔涩缩起来，过后却没有泛甘返甜的感觉。出门在外就别讲究茶品，苑英想。能把自来水里的氯气味儿压下去就算不错了。女服务员建议他来块点心就着茶喝。苑英看看玻璃柜台里一碟碟切成三角形的染色海绵似的蛋糕。甜腻腻的人造奶油糕点滞坩在胃里，与赏秋的心境不大吻合。最好三天前便节制饮食，吃些素淡的东西，使身体能充分吸纳清秋的灵韵。

“大顺斋的绿豆糕还有吗？”他问。

今年夏天来游园的时候，他在焙茶坞吃到过：棋子般大小厚薄，呈方形；细细的豆茸沙，内中有一点枣泥馅儿。嚼起来满口微凉的生绿豆香，是佐茶的好东西。

“大顺斋的绿豆糕呀，可有一阵子没见进货了。哟，对了，”坐在玻璃柜台后的女服务员放下手里的晚报。“有个事儿正好请教请教您这搞艺术的。”

“我们研究艺术，光说不练。”

“那也比我们懂呀！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女儿快四岁半了，我们也想让她学点儿音乐画画儿什么的。您说要是学音乐的话，学钢琴好还是学电子琴好？”

“我觉得还是钢琴好。你想想一下：月色朦胧，你女儿身穿白纱衣裙，弹着钢琴，多么富有诗意。要是弹着电子琴……”

“那还得找有电门插销的地方，”女服务员也不是个乏味的人。

苑英笑着摇摇头。他对现代时新东西从骨子里就感到轻蔑和不信任。

“我们楼上邻居的孩子开始学的是电子琴，现在又要改学钢琴了。可能就是觉得电子琴不能登大雅之堂。钢琴可比电子琴贵多了。现在养活一个孩子真够你一受的。”从她貌似无奈的一撇眼中流露出母爱的心满意足。

“不学不行吗？”

“当家长的都互相比着哪！人家的孩子学了，你们家的孩子不学，那不就显得不如人家了吗！咳，说实话，也没想着让她学成个什么。只要她将来别说‘都是我小时候你们没让我学！’做父母的别落埋怨就行。”

“女儿还算省心的，”苑英喝了口茶。他喜欢这样的愉快的闲谈。“儿子长大成人，面对社会，又要奋斗自立，又要事业上成功，会遇到许多人生坎坷。说不定一辈子不得志。父母要操多少心！”

“女儿就不操心啦？一样！”

“总之容易一些。什么事业不事业的，只要相貌周正，再会弹点儿钢琴，找个好婆家，不就完事啦。”

女服务员笑了。与其说她同意苑英的话，不如说这话听来有些老脑筋的可爱的简单包办。

“您有小孩儿吗？”她绕出柜台来收拾另外几张桌上的碟子和剩有残茶的杯子，“我看不像有的。”

“你怎么知道呢？”

“当了孩子他爸，人显得老。眼神儿也不一样，心里老好像有事儿。您看着多清闲呀！大上午的逛逛公园，喝喝茶。要是不搭话，光看外表，我顶多猜您有二十七八岁。”

许多人都说苑英长得年轻，皮肤好，脸部五官的线条仍然很精致，身上也没有丝毫松软发福的迹象。他生活中的那些女性们更

是常常半嗔半恼地提到这一点。如果兴致勃勃，他看上去依然是一副大学生模样儿。书斋生活大概有养生驻颜的功效吧。不过，当他陷入沉思或者表情严肃的时候，紧张专注的目光、眉宇间的皱纹和眼睛下不太明显的睡袋能使人感觉到，他是有一定年龄和复杂的内心阅历的。

“没准儿——我这是瞎猜啊——您连家都没成吧？”当知道苑英的确还没有结婚之后，她说现在社会上时兴的就是单身贵族。“一个人生活多自在，我就羡慕人家一个人生活的。”

她是好意，夸奖弱者的处境以冲淡运气对自己的关照。其实，自从那次午夜送陶庄回家，电梯已停，爬上楼梯时差点儿和住在十六层的一对儿抱着发高烧的孩子、彼此骂骂咧咧的夫妇撞个满怀时起，苑英就对成家和养育后代的意义何在感到十分困惑。

付过茶钱，苑英走出焙茶坞。他望望回廊下面的池塘。

“今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够大的，这片池塘的水怎么还是这么少？”他回头向里面问道：

“咳，靠那点儿雨水可灌不满这池子。什刹海那边不放水，静心斋这边就没水。放水要不少钱哪。”

“满满一池碧水该多美呀！”

“您就凑合活着吧，谁管那套！”

“乾隆年间的静心斋肯定不是这样。”

没人答腔。

女服务员正看着账本拨拉算盘，大概没听见他的话。

他自己也觉察到，现在和同辈以上的人闲谈，但凡有可能，他便忍不住要把话题引向他所醉心的怀旧怀古和贬损现代文明上来。以假装对某种吃穿用具居然大不如前表示迷惑不解来打开他们回忆的闸门，随声附和、巧妙地添油加醋间以摇头感叹来鼓舞他们的谈兴，挑起今不如昔的情绪。听着那些慨叹和精彩的议论，他心中翻涌着一种几乎要哭出来的欣快，仿佛掉队的战士千里跋涉

终于又找到了党似的。

他通过阅读典籍诗文稗史小说，通过那些真实的“弦外之音”，融入心灵的设身处地来体验古代人们日常生活氛围的实情。就像回想自己的一次幽会或是昨天晚上在法华寺街买猕猴桃和白兰瓜的情景，灯火啦、一闪而过的音容笑貌啦、憧憧人影啦，印象幻化叠出却又无微而至。

他生怕冤枉了古昔。

家中收藏的古代文物更给他的意会揣摩提供了实物依据。既然从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假货中可以大致估摸出当今的风气，那么一个连竹痒挠和女红所需的绕线板都要精益求精并施以华美雕饰的古代，应该是不错的，是国魂民心神充气足、大正压邪的时代。

然而，衷情于山青水绿、却一去不复返的古代，与寄希望于总也不露面的“灿烂美好的明天”，同样是一种幻灭吧。

怀古比祈望未来所带来的伤害要小得多。苑英偶尔会散布这个论调。

若玉有一次说他生不逢时，本应生在古时候，生在封建社会。她光着身子，长发垂落下来，怕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便用两肘支起上身俯瞰着他的脸。

她这话，倒使苑英想起父亲开过的一个玩笑：“搞收藏的人，生在乾隆年间好。万历那会儿也行，那时候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儿多极了。”

苑英从不相信一见花哨光鲜的新产品就心花怒放的女性们会理解他的恋古情结。他大为惊讶，问若玉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她笑笑说：“你不是就盼着可以依着你的心愿随便纳妾嘛！”

静心斋前园的正殿镜清斋，是取“明池构屋如临镜”之意而建

的。

现在池水中央立起了一块人工雕凿的新仿太湖石，呆板的线条和洞孔，白得如同一块毫无生气的石膏。说实话，没有摆上一尾喷水的石鲤鱼或者细眉小嘴儿的执花仙女石膏像就已经是万幸了。

从今年夏天开始，镜清斋内又增设了古装照相的旅游项目。男游客们戴上纸糊的红顶花翎帽，套上马褂长袍；女游客们抹上红脸蛋红嘴唇，穿起皱巴脏污的大红茄紫古铜或蛙绿的亮丽绸旗装，笑得眉眼挪位，坐在龙床上留影。从此，苑英走到抱素书屋就“游人止步”了。

抱素书屋前也有一泊小池塘。左侧是听琴轩，对面是一带青瓦白墙。堆嵌着小块儿的假山石的池畔有一株倒伏的丁香，伸长了细颈漂洗着浸入水中的缕缕枝条。池面上长满了水葫芦，肥润的绿油油的叶子显得命贱而强旺。

苑英蹲在池边，双手掬起一捧池水。浓菠菜汁一样绿蓝的池水在手中却没有颜色，透出肉粉色的手心。大海湖泊河流的水色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对这一现象感到很纳闷儿，直到如今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在他的想像中，古人所谓湛彻通悟的心灵具有相似的性质：貌似捉摸不透，恰恰因为是无限透明的深邃。

在书屋下泛出潮凉地气的青石阶上坐了一会儿，苑英站起身来，经过苍苔斑驳、几竿灰绿的竹子间堆着三两怪石的一隅空地，回到被暖洋洋的秋阳晒着的长廊上。他背靠墨绿色的廊柱，在朱漆条板上平伸双腿舒舒服服坐下来，任思绪和视线飘来荡去。时而闭上眼皮，眼前便像烧透了的煤块儿，一片黑红。

一道园墙之外就是后海大街。车声人喧越过屋脊、山石，穿过树木和池塘断断续续传到苑英这边，仿佛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

池塘的水很浅。塘边上有一丛丛枯索的芦苇。曾经是雪白的芦花缨褪变成泥浆的颜色。豌豆大小的嫩绿的浮萍散点在烟黄色

的低洼积水处，生意勃勃的，与萧疏的秋景形成鲜明的反差。

塘底水洼中的残荷东歪西斜，彼此撑着勉强站立，在秋风中摇摆着已经黄蚀卷边的宽阔叶掌。茎杆上发黑的那一截儿标记着夏季水位曾经没及的高度。

突然，天空上出现一道急速颤动的平线。苑英手遮着阳光细看。平线越来越近，忽地散碎成十来只小鸟飞落到乱荷中间，刹时泼洒出一幅活的荷塘嬉鸟图。这些小家伙们有的在荷叶下枝茎间扑楞跳动飞飞停停，有的在被压得颤悠悠的荷叶上缩成一个小绒团，时而往左右转转脑袋；有一只很淘气，从老远一拍翅膀便缩拢双翅滑翔过来，偏要落在一根直挺挺压不弯的荷茎半腰上，竭力想抓牢却还是不住向下打滑，拼命扇动的双翅看上去活似两轮透明的风。

似谁的画意呢？苑英一时拿不准。有几分陈老莲的天真，妙劲儿又有点儿像恽南田。苑家藏有恽南田的一份山林小景册页，共十二开。其中一顿画的是枝头的小鸟，每只略点三、四笔而已。没画什么，可什么都画出来了。

在鸟儿吱吱喳喳的叫声中，有一团土褐色的东西在塘边山石那儿动弹起来。原来是那只寒鸭。它竟然还活着！只见它一瘸一拐地从山石阴影下走到能晒到太阳的空地上，裆膀间稀疏的绒毛在秋风中哆嗦着，少气无力地耸耸肩翅闭上眼睛卧下，一动不动，拢紧全身羽毛庇护着仅存的体温；偶尔，可能出自生存的本能，它伸出扁嘴去啄啄面前板结龟裂、什么吃食也没有的土地。

也许是想造就什么情趣吧，静心斋管理部门去年春天在水塘中放进了一群鸭子。不是那种家养的黄鸭子，是长着芦雁那样褐色带紫斑点的野鸭。却没有谁负责饲养，任它们自生自灭。经过一个冬天，野鸭相继冻馁死去，眼下仅仅剩下这无哀无怨的一只了。

“这只鸭子是怎么活着呢？”苑英装作好奇问过园子里的工作